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熊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

論語下之三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此一章書見聖人不貶道以苟容不因窮而失志也
昔孔子在衛衛靈公以戰陣之道問於孔子孔子對
曰吾自少學禮其於陳設俎豆之事則嘗聞其說矣
若夫軍旅之事則固未之學也夫以孔子之聖文事
武備宜無所不知蓋以衛靈公不留心於治國之道
而汲汲以兵戎之事為問則其不足與有為可知是
以孔子不對而明日遂行焉此聖人之見幾而作也
既去衛而適陳在陳國時糧食斷絶從者皆饑餓而

病莫能興起子路慍怒見於孔子曰君子之人亦有時而窮困若此乎孔子曰窮通得喪繫於所遇君子蓋亦有窮時也但君子則能以義命自安而固守其窮小人一遇困窮則不能堅忍順受而無所不至矣此聖人之處困而亨也孔子大聖人也乃時君既不能行其道又不能接以禮致使一去於衛一厄於陳遭遇之窮困如此則春秋之世運尚可問耶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

非也予一以貫之

此一章書言學貴乎知要也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而於道之本原尚未能悟故孔子呼而問之曰賜也汝見我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知將謂我是多學而一一記識之故能如此乎子貢對曰以賜觀於夫子誠多學而識之者也抑别有切要所在而無事於此者與觀子貢方信忽疑之間可見其力學已久進道有機故孔子因而告之曰我非多學而識之者也

蓋天下事物雖多其理則一惟明乎理之原則自能盡乎事物之變我於天下事物之理無不周知者惟一以貫之而已可見學問之道以明理為要而後世學者率皆用力於記誦辭章以誇多鬬靡故以聖學論之則不精以王道論之則無用此皆逐末務外而不知本實之過也所以為學圖治必在知本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欲學者求自得也孔子呼子路而

告之曰義理之得於心者謂之德非實有是德者不能知其意味之真也今之人知德者鮮矣然則欲知德者其惟躬行實體而求其自得於心矣乎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帝治之盛也孔子曰自古人君致治者多矣然皆不能無所作為而治也若無所作為而天下自治者其舜也與蓋舜承堯之後禮樂法

度皆已具備在廷諸臣如九官十二牧又皆有賢聖之才以分任之所以為舜者但見其率由而不改其舊分命而不尸其功夫何所作為哉不過垂衣拱手端居南面穆穆然著其敬德之容而已葢舜之德盛故其化神然其所以能然者以其紹堯得人也可見為人君者必有法祖之心而後可以遵先王之法必有求賢之勞而後可以享任人之逸試取所謂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與所謂恭己無為云者合而觀

之而後知古帝之以君道立人極者誠度越乎千古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此一章書見立誠為制行之本也子張問人必如何然後在在皆可通行而無礙乎孔子曰人唯至誠乃能感物誠使所言者皆發於衷符於事而忠信焉所

行者皆無浮薄無放肆而篤敬焉則雖蠻貊之邦素不相知者一誠之孚無所不格亦可以行之而無礙矣若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則虛偽輕薄之人也雖州里之近其可以行乎哉然此忠信篤敬非他乃吾心之誠也吾心之誠本有炯然不容自欺昭然不可自昧者必也時時刻刻警覺提撕如立在此處則見此忠信篤敬參於吾之前或在車上則見此忠信篤敬倚於車之衡蓋惟其存之也密故心目之間如或見

之若此則誠積於心發於言行之際以之動天地格鬼神無所不可又何不行之有哉子張聞孔子之言即書於大帶之上蓋欲時時接於目而省於心也其佩教誠切矣夫制行以存誠為要而存誠以省察為先念慮之間乃言行之本省察其念慮之微以達於言行之際則真意感孚表裏通貫雖豚魚可格而況於人乎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賛衛大夫以風有位也史魚蘧伯玉皆衛大夫孔子曰直哉史魚之為人也蓋人固有自守以正而時異勢殊或不能不委曲以隨俗者惟史魚當邦家有道之時危言危行如矢之直即當邦家無道之時亦危言危行如矢之直是乃忠鯁性成有死無二者也豈不可為直乎君子哉蘧伯玉之為

人也盖人德有未成則其出處進退之際必有不能盡當於理者惟蘧伯玉則當邦家有道正君子道長之時也彼則出而仕焉以行其志當邦家無道是君子道消之時也彼即卷而懐之以善其身卷舒行藏因時合理豈不可為君子乎夫人品不同故臣節有此二者為國家者上之當求出處合義之人其次則骨鯁直行之士亦不可少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

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此一章書見言語當因人而發也孔子曰人之品詣不能盡同而我之語默貴當其可有如其人造詣精深事理通達是可與言之人也而我乃不與之言則是無知人之明豈非失人乎若其人昏愚無識或造詣未到是不可與言之人也而我乃強與之言則是輕於發言豈非失言乎惟智者窮理知人權衡素定故可與言則言不至失人不可與言則不言亦不至

失言也夫言者君子所賴以開導乎人者也必以誠而能動亦必以明而能審明以審之則發皆中節誠以動之則聞者格心即至於臣子之感悟君父亦莫不由乎此故不可不謹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此一章書是言仁為固有之良不可以生死利害而變也孔子曰好生惡死人之常情然事有適遭其變者貪生畏死則失其本心之安故有志之士與夫成

德之人當義理與軀命不可兩全之際斷不肯偷生苟免以害吾之仁寧可致命遂志以成吾之仁蓋仁為人立命之根全之則雖死猶生失之則雖生猶死也然求仁必先於去欲無欲則身命猶可舍而況於富貴功名之末乎彼蓋自求其心之安故利有所不計而患有所不避也國家欲得臨大節而不可奪之人必於淡泊寧靜之中求之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此一章書是言為仁在於親師取友也子貢問為仁之道當如何孔子曰為仁固是一已之事亦必有所資助而後成譬如百工技藝之人將欲精善其所為之事必先磨利其所用之器是則百工亦有所資況於為仁者乎是以君子居是邦也於大夫之賢者則必執弟子之禮以事之則此心有所嚴憚而不敢放肆矣於士之仁者則必以交游之禮而友之則此心

有所觀感而不至怠惰矣仁不於是成乎夫成仁之道不獨學者有資於師友而已也人主一日之間親賢士大夫之時多相與講磨道義熏陶氣質則聖心日純聖德日進矣

顔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此一章書是論王道而歸之慎獨也顔淵問為邦之道孔子曰治道必斟酌盡善然後無弊故以正朔論

之則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三代不同也然欽昊天所以授民時建寅則於民事為切故必行夏之時焉車輅之制不同然輅宜質也殷之木輅則質而得中故必乘殷之輅焉冠冕之制不同然冕宜華也周之冕旒則文而得中故必服周之冕焉樂之音容代各不同然樂以象德有虞之德最盛大韶之樂最隆故樂必用韶舞焉此皆禮樂法度斟酌盡善之道也然而心術之間尤不可以不謹如鄭國之聲則宜放棄

之邪佞之人則宜遠絶之盖鄭國之聲淫聲也不放則蕩人心矣邪佞之人傾側危殆不遠則覆人邦家矣可見王道之要歸在於謹獨必使主志清明君德純粹不邇聲色不嬖邪佞然後可以損益百王而立無弊之道孔子告顔淵之言誠萬世帝王之法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此一章書言人當思患預防也孔子曰天下之事變無常事機無定人不可安於其近而忽乎其遠如几

席之間目前之事近也四海之隔萬世之遥遠也然人慮不周於四海則患即伏於几席之間計不及於萬年則禍即藏於目前之地何則事雖未形幾則已動見幾而預為之謀則永永無患不然則憂至無日也古之帝王不下堂階而周知天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皆能為遠慮者也然所以能為遠慮必由於見幾之明欲其見幾之明又必由於窮理致知清心寡欲察乎天命去留之靡常人心向背之難保是

以朝乾夕惕戰戰兢兢雖欲不思患預防而不可得也聖人之言垂戒遠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切望人之好德也孔子每以好德望人至此復歎曰今人於已之德或始作而終輟於人之德或外慕而內疎好之極其誠而如好色者已矣乎吾終不得見其人矣孔子言此蓋深有望於天下而反為絕望之辭以儆之也先儒有云惟其深喻

是以篤好故大學言誠意欲其好善如好好色而必先之以格物致知苟能於德之在己者究其當然而進脩不懈於德之在人者察其本末而向慕無已知之既深則好之自篤故世之好德者少以知德者鮮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深責臧文仲之蔽賢也臧文仲魯國執政之卿柳下惠魯國賢人為士師者孔子曰爵

位以待賢才乃朝廷之公器非一人所得私也故唐虞之臣更相汲引不為比周成周之廷互相推讓不為標榜即至春秋時齊鮑叔薦管仲鄭子皮薦子產度德量才甘居人下皆從國家起見不私其身若我魯臧文仲其盜竊爵位而陰據之者與何也君子居位不但自求稱職又當與天下之賢才共襄國事乃文仲明知柳下惠是有德賢人不肯舉之共立於公朝蓋恐柳下惠進用形已之短而奪其位也揆諸以

人事君之義豈是如此非竊位而何蓋孔子此言所以深警後世人臣當以薦賢為務蔽賢為戒而為人君者亦宜如古之帝王使進賢者蒙上賞蔽賢者受顯罰則才俊充庭而國家乂安矣孔子賛公叔文子而譏臧文仲誠以薦賢為國大臣之道當然乃後世媢嫉者多而休容者絶少此治道之所以不古與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遠怨之道也孔子曰世人怠於

自脩而又畏人好脩故其責已也常輕其責人也常重此所以致人之怨惡也誠能於已身之過痛自咎責不肯輕恕於他人之過雖亦竭誠規正卻不失之太苛厚於責已則身無不脩之行薄於責人則人有樂從之意雖非有意遠怨而人自然無怨矣古之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人主誠欲聖德日新人情悅服曷可不以此為法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慎思也孔子曰天下凡事皆有義理必熟思之而其義始精必審處之而其理始當使於臨事之時不能反覆裁度心口相語曰於義理當如之何當如之何是不能熟思而審處之矣此等人率意妄行是非利害有所不顧雖與之言必不見信吾且奈之何哉是以古之君子窮其理於無事之先察其幾於有事之際虞書所謂惟幾惟康商書所謂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者此也謀國者其念之哉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此一章書是言損友之為害也孔子曰君子講學以會友取善以輔仁然後道明德立有規過長善之功無善柔便佞之患若與衆人羣聚而居至於終日之久口不道詩書而惟以游談謔浪為相親語不及道義而惟以挾數任術為能事如此則放僻邪侈之心滋長於中行險僥倖之機習熟於外欲求入德而免於患害豈不難矣哉古之聖王處士於庠序而董以

師儒之官斥去憸邪不使見惡行故其教不肅而成其學不勞而能而無士習不端之患也不然子衿佻達言偽行堅日中於士習而莫之救風俗日漓人才日壞其所關繫寧淺鮮耶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此一章書見成德之人乃可以成天下之務也孔子曰天下之務有當然之理有自然之勢苟識見不定

涵養不深未能期於盡善也所以君子事無論大小惟要諸義以為質幹一人而具天下之謀一日而存百世之慮其擇善定見為何如者而正非徑情而直行也義之中自有不可紊之節文焉禮以行之又未可自是而輕物也義之中自有不可少之謙讓焉孫以出之且未可矯於始而怠於終也義之中自有真實而堅忍之志焉信以成之夫既義以為質原未嘗有輕於圖功之心而又衆美兼備并非徒存好義之

名以此處事何事不宜以此濟人何人不賴非成德之君子烏能如此哉有經世宰物之責者當以是為法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此一章書見君子為已之學也孔子曰今之學者每以人不已知為病君子則不然其所病者惟是道德無所成才器無所取庸碌無能斯為切身之患耳至於人不已知於已何與於人何尤君子不以為病也

蓋自脩之道原貴實不貴名有能而求知於人其心術已壞況無能而求人之知其為虛偽可勝道哉君子反求諸已唯務闇脩而誠中形外則終有不可掩者故學問以求實為要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名為教也孔子曰君子為巳之學初非有意於名也然名者實之賓未有道明德立而名譽不彰於天下者若自少至老盡一生而不見

稱於人則其無爲善之實可知此君子之所疾也君子非疾其無名也乃疾其無致名之實耳葢三代而前唯恐好名三代而後惟恐不好名好名而後自脩人之常情也聖賢維世之意帝王御世之權豈外乎此哉

子曰君子求諸巳小人求諸人

此一章書見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也孔子曰人必有所用其心而人品即於此分焉君子凡事皆反求

諸己如學問闇脩之功惟求自慊於心即獲上信友之事必不由他途而進葢兢兢然恐闕失在己而未嘗自寛也若小人凡事妄求諸人德不加脩而違道以干譽情偶有拂而任私以推怨葢戚戚焉責備於人而未嘗自反也夫求諸己則可以成物求諸人適足以喪己均一求也而君子小人懸殊如此衡品者其不可以不致辨也與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持己處衆之得宜也孔子曰人之立品尚嚴毅者最不易得然或自視太高責人太詳每至於乖戾而不覺也君子則但以禮法自持惟恐一言一動之偶詭於正可謂矜矣而未嘗以氣陵人何爭之有人之度量能休容者最不易得然或包荒是務瞻徇為心每至於阿私而不覺也君子則但以寛厚待人惟期天下國家之共偕於道可謂羣矣而未嘗以情徇物何黨之有盖矜易隣於爭羣易流

於黨唯君子性情學問交底於至所以各得其正而無弊天下所以賴有君子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聽言審而取善弘也孔子曰任天下事者係乎人議天下事者存乎言使人與言兼善豈非君子之至願哉而不能盡然也其言雖有可采而其人尚未可信若以敷奏之工即加以車服之庸則天下之飾言以求進者多矣君子則但取其言

而已不以言舉人其人雖無足録而其言則確有可聽若以狂瞽之名槩任其嘉言之伏則天下之飾貌以求容者多矣君子則姑置其人而已不以人廢言總之君子操用舍進退之權全無私意存乎其間為天下得人不妨詳於責實為天下求言不妨寛於論過所以師濟在位而謇諤成風也與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守約之學也子貢問曰天下之理雖無窮必擇其要而後可守有一言之微為衆理所不能外而可以終身奉行者乎孔子曰理莫備於一心執要者亦在乎推心而已欲求終身可行其必恕之一言乎恕者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己所不欲之事即勿以施之於人不求人心之合而祇求自心之安此即所謂約而可守者寧不可以終身行之乎可見聖賢學問先戒偏私帝王功用首重絜矩誠以恕

之一言而推行之則大道為公之世也豈僅勉賜而已哉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此一章書見聖人無私好惡也孔子曰是非者天下之公也毀譽者一人之私也吾之於人也非不稱人之惡然人之惡如是而吾之稱之也亦如是未嘗過其實也於誰而毀乎非不揚人之善然人之善如是

而吾之揚之也亦如是未嘗浮於真也於誰而譽乎夫毀固不免於刻薄而譽或不失為忠厚然即有所譽者亦必有所試驗而非妄為誇許務使當之者無愧聞之者見信爾譽且不敢輕易又何况於毀乎凡此者非吾之私心也正以斯民也既禀天理之公又被先王教化之澤是則公是非則公非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吾焉能枉其是非之實而容私意於其間哉蓋天下有善惡自不能無好惡然好惡之過反不

足以為懲為勸不若因物付物者乃為大公至正也以此而操賞罰之權何古道之不可復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此一章書見聖人革薄從忠之思也孔子曰世道之污隆人心為之也乃人心之變有日異而歲不同者試舉一二事觀之方我生之初古道猶存為史官者或聞見未真考據未確即闕之而傳疑焉未嘗任私意為筆削也有馬者或彼此相假有無相通即借人

而共乗焉未嘗挾所有以驕吝也乃今則不然果於自用者不求是非之真專於自私者畧無公溥之意吾不意人心風俗之遽至於是也盖運會之日降由於教化之不明有世道之責者可不思所以挽救之哉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此一章書是聖人示人以聽言處事之法也孔子曰凡言之有理者不過平正切實而已乃有巧言焉或

為輭美以取悅或為新奇以驚世若誤聽之必至是非顛倒真偽混淆適足以亂德而已至於謀大事者必有忍其乃有濟乃或以小利而輕動以小害而輙阻而不少忍焉則不世之功或敗於一朝之忿非常之患致牽於姑息之私適足以亂大謀而已然則有天下國家者衆言當前取舍動關主術萬幾在御笑即繫國謀茍非至明至斷烏能肆應咸宜哉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人以好惡之真也孔子曰好善惡惡者人之情也而偏私附會者正復不少乃有人焉衆人皆惡之矣夫何惡之之多也苟非大奸巨慝之人即或高世遺俗之累必進而深察焉見其真有可惡方可同惡不然何敢從衆而蔽善也有人焉衆人皆好之矣夫何好之之多也苟非真才實學之士即或沽名釣譽之流必進而深察焉見其確有可好方可同好不然何嫌違衆而市恩也盖衆論偶然相

符惟公論久而後定於此加察則孤立者不患乎無助而朋比者難逃於洞觀人才之消長悉關於此可不慎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任道也孔子曰道之大原雖出於天而道之實理則備乎人人之求道者往往謂我能是是亦足矣不知人力不至而道體亦狹由窮理盡性以至於參贊位育雖道之量固然而實人之

功為之也人能弘道豈道之自能弘人哉總之私欲未盡則本體不完功用未全則德量有缺有斯道之任者甚不可自諉以負上天賦畀之意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望人改過也孔子曰凡人日用之間不能無一言之差一事之失若覺而即悔悔而即改尚安得謂之過耶惟夫過而不改或跡未顯而俾人之可欺或事已彰而遂非以自飾因循畏憚究不

自新則無心之差反成怙終之失偶爾之誤遂貽生平之尤是乃謂之過矣豈不可惜哉所以古之聖人不驁無過之名而貴改過之實舜聖帝也而有予違汝弼之戒湯明王也而有改過不吝之勇豈非後世人主所當取法者耶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警人徒思之弊也孔子曰精微之理非深思不能入而徒思亦未可據吾嘗終日不食

終夜不寢一意於思矣此時之鑽研不可謂不耑也
然畢竟徒索於空虛而於道終無所得蓋甚無益耳
不如好古敏求致力於實學者為足以啓聞見而益
脩來也夫思原不可廢但思而不學則用其心於無
用之地矣此愼思篤行之功所以兼貫而不可偏恃
也與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
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此一章書見求道之不可以已也孔子曰人不能無所謀而知要者必推君子君子之所謀者惟在乎道朝夕敏求祇期有得於身心至於食之有無則不暇計也盖嘗觀農夫之耕也本為求食而或年歳不登則無所得食不求餒而餒在其中矣君子為學本為謀道而至道明徳立則見用於時不求禄而禄在其中矣可見皇皇求利者小人之事皇皇求仁義者君子之務君子所以憂道之不得恐無以成已而成物

豈憂貧之難安而僅干禄以速富哉然則朝廷詔禄養賢原以寓激勸之典君子程功受禄方可免尸素之譏若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斷非載道之器也國家亦何賴有此人而用之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全德望人也孔子曰天下之理

固自無窮而君子之學務求其備今有人資質明敏學識淵通於身心性命之理脩已治人之道智足以知之矣由此而服膺勿失念茲在茲亦何至有初鮮終既得而復失之哉乃持循不力遂爾私欲間隔是始而得之者終必失之亦何益乎所以見道既真體道尤貴力也若夫知及之而仁又能守之德之脩於內者既全矣乃於臨民之際或容不莊而失之慢貌不莊而失之佻是在已已無居尊之體民將誰敬乎

所以在内者既純在外者更當謹也至若知及之仁能守之又莊以涖之是内外之閒其德交底於純矣然所以鼓舞作興乎民者猶未合乎義理之節文則民徒有作肅之心而不能臻夫風動之美亦豈得為盡善乎所以學無止境必至於盡善而後已也可見道合内外兼本末一有未純即為全德之累此體道者貴乎日進豈可以苟有所得而自足耶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

小知也

此一章書是言任人之法也孔子曰天下有君子即有小人其人品原自不同而材器之異更有迥然不侔者如君子所務者遠大而不屑於細微若止以一才一藝試之則將無以見其長不可也惟夫大艱難大利害則君子之德器足以勝之材識足以理之此乃其可任者也至小人所圖者卑近而不知夫高遠若竟以天下國家任之則必不能勝其任不可也惟

夫效一官辨一事則彼之智計足以籌之奔走足以副之此乃其可取者也君子小人之不同蓋如此要之大受之器多厚重而小知之才多便捷若厚重者而以為庸碌之流便捷者而以為俊傑之士將恐用違其材而所關者非小也此正心窮理斯為鑒別之良法與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此一章書是言人不可須臾離仁也孔子曰仁之理與人相親水火之切與人甚切故凡具此生而為民者但知水火為養生之具有甚於仁抑知仁為人之本心乃人之所以為人者更有甚於水火哉盖水火雖足以養人之生而亦有時傷人之命如蹈水而溺蹈火而焚吾嘗見有死者矣若仁則統四端兼萬善終食之間可蹈也造次顛沛亦可蹈也仁者恒安仁者必壽亦安有蹈仁而死者哉夫仁甚切於人過於

水火乃人於水火則不能離而獨於仁則遠之者何

居仁人之安宅也曠安宅而弗居豈不重可惜哉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此一章書是勉人勇於為仁也孔子曰仁乃心之全德存諸己而無假於人所以擔當是仁者全在一心勇往無所退避則仁始為我有而無揺奪之患故以常人之情言之凡弟子於師宜無所不讓若仁為己任乃吾所自有者而自為之原未嘗爭於師又何必

讓於師耶師且不讓他人可知矣蓋仁者人所同具之理茍能用其力焉則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又何所容其退避耶故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一心任理而無所私也孔子曰人之為學固貴能守然亦不可不辨焉有見理明而守之不易者貞也乃天下之公也亦有執已見而必不可移者諒也是一已之私也人惟察理不明體道

未真故以諒為貞者往往有之君子則以精一之學為不拔之操上而立業建功下而出言制行雖萬變紛然要皆合乎時措之宜而歸於至當之則未嘗偏執意見之私而不達夫權變之理硜硜然守之而不易也君子之為君子者蓋如此故欲為君子者必當於其貞者求之若以諒為貞則執一己之小信而害義理之大公如王安石之徒非明鑒與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此一章書是言為臣者當以純心事君而不可有異望之私也孔子曰人臣事君尊卑雖有不同而分內當盡之職則為事朝廷分給之禄則為食事之與食原相因而至者但人多以食為重而反以事為輕於是利禄之念動於中而朝夕營謀皆其身家之計其於職分之所當為竟付之不問甚而患得患失皆由此而起若純臣之心則不然於職任之事惟一心敬謹以辦理之如上而論道經邦下而分猷宣力或官

守或言責但思脩其職而効其忠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一念寅清無所繫戀即國家詒禄有典直以為後而不遑計矣盖所敬在事則其心專所後在食則其心一惟專惟一則事君之外皆無所用其心以之亮天工而凝庶績亦何難之有哉此誠可以為萬世人臣法矣不然溺職曠官素餐竊禄即幸免譴斥如清夜何如清議何為臣不易所當取而深思之也

子曰有教無類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立教之公心也孔子曰人性本無不同而氣質不無或異故有智即不能無愚有賢即不能無不肖然存乎人者雖有智愚賢不肖之殊而君子教人惟知大道為公無一人不在裁成之内初何嘗因其等類而有所分别即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故堯舜師天下以仁而於變時雍遂咸歸於甄陶之内此作君作師誠無二道也與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此一章書是辨道術以正人心之意也孔子曰人之存心制行紛然不一有善則必有惡有正則必有邪是其所由之道不同也如人之欲謀議者或籌畫國事或講明學術必得同道之人而始有濟若夫道不同者心術異尚意見參差此以為是者彼必以為非此以為可者彼必以為否即終日議論訖無成功甚矣不可與之相謀也要之大道著則異端自消正學明斯邪說自熄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其斯為一道同

風之盛與

子曰辭達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示人脩辭之則也孔子曰凡人存之於心者則為意而宣之於言者則有辭蓋辭以達意非求多於意之外也自夫以富麗為工浮靡相尚者或極力鋪揚而真意反晦或過求華藻而本指不明殊無益也抑知辭也者止取達意而已無餘事耶蓋周末文勝辭命特其一耳孔子質切言之其為世道人

心計至深遠哉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此一章書見聖心無往而非仁也師是掌樂之官冕是樂師之名古者樂師多用瞽者以其耳能審音也昔有師冕來見孔子孔子迎之進方其及階遂告之曰階也盖恐其不知升也迨至席又告之曰席也恐

其不知坐也及與衆皆坐復告之曰某人在斯某人在斯抑恐其不知某某之所在問荅失所向也當時及門之人凡於孔子言動之間無弗留心體察於是師冕出而子張問於孔子曰一師耳夫子乃周旋詳悉如此凡與言者豈亦道固如是與孔子告之曰然古者瞽必有相隨事告之使不迷於所從我之所與言者固此道也可見聖人之心無往非仁況不成人之在前而有不動其矜恤之意耶推之而老安少懷

俾萬物各得其所亦猶是而已矣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此一章書見聖人正名分以維魯也顓臾伏羲之後魯附庸也季氏貪其土地欲舉兵伐之以魯臣而取魯君之屬國以大夫而操天子之重權無魯實無周

矣時冉有季路皆為季氏家臣因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顓臾蓋與謀而心有不安欲探孔子意之可否以為行止也是時二子同仕季氏而冉有則嘗為聚斂能得季氏之心故孔子獨呼其名而責之曰求凡當無事之時而忽起兵端則與謀之人不能無罪今顓臾之事得非爾協賛之過與况欲加兵顓臾夫亦未知顓臾耳昔周先王懐柔百神乃封彼於東蒙山下以為祭祀主非盜竊名器者比不可

伐也且在我魯封疆之內非敵國外患不必伐也況附庸於魯為公家之臣不在季氏管轄之內不當伐也夫伐人者須有隙可乘而師出者必有言可執今顓臾之伐將以何者為名乎此孔子欲正名分故言之嚴正如此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

是誰之過與

此三節書是冉有欲謝己過而孔子切責之也冉有因孔子責己知伐顓臾之非乃因而自解之曰顓臾之伐乃出於我夫子季氏之意吾二臣者皆不願有此舉也孔子又呼而責之曰求爾既身與其事豈得歸咎於人昔良史周任有言曰為人臣者能布其力而無稍靳則可就其列而無所忝若既無以贊成其美而又無以匡救其過是不能陳力矣即當止而不

仕避而去之可也豈仍可靦顔就列乎如瞽者有相以其能為扶持得無傾危顛仆之患耳若危而不能持顛而不能扶則有相而與無相同亦將焉用彼為哉今汝為季氏之臣而不能匡救其失與彼相又何異耶且爾以顓臾之伐非爾所欲者此言過矣譬之虎兕猛獸也羈之於柙而不令出龜玉重寶也藏之於櫝而無使毀此典守者之責也若虎兕出於柙之外龜玉毀於櫝之中則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今汝為

季氏用事猶典物者之不容諉也既不能諫止其失而反以不欲為解其罪將欲誰諉乎孔子之切責又如此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来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

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此六節書是孔子因冉有之飾辭既喻之以理又曉之以禍福也時冉有不能置辯乃又強辭以對曰季氏之欲伐顓臾非有他故以其城郭完固與己之費邑相近耳夫彼固則難於攻克而地近則易受侵凌尚失今不取則滋蔓難圖後世必為子孫害蓋彼為子孫計是以欲伐也冉有此言是不惟自解其責而

且飾季氏之過故孔子又呼而責之曰求凡人貪得無厭皆欲心為之今季氏之伐顓臾是其欲之也今卻舍其貪得之情而以子孫為辭豈非君子所疾哉夫季氏之患亦特患寡與貧耳丘聞之諸侯之有國大夫之有家者不患人民寡少而患上下之分僭亂而不均不患財用貧乏而患上下之心乖離而不安蓋所謂貧者乃起於不均耳若上下之間皆得均平則各收其所入各享其所有何貧之有所謂寡者亦

由於不和耳若上下均平共相和睦則在此不求有所增在彼不知有所損何寡之有惟均與和則未有不安者名分既定而無所疑嫌隙不起情誼相屬而恒相保禍亂潛消又何傾之有哉夫為國而至無貧無寡無傾則内治既脩外患自息近者悦而遠者自服矣設有不服亦不必勞師動衆用武力以迫之也但當脩其文德廣布教化以懷来之及其来而歸也亦惟不拂其情不易其俗使之相安則已耳亦何嘗

利其所有耶丘之所聞者葢如此今由求輔相季氏
吾意平日之所規諫者必在力求均安臨事之所匡
救者必在增脩文德乃外而遠人不服既不能來内
而邦家分崩又不能守舍此不謀而與之謀伐顓臾
是動干戈於邦内也夫季氏以固而近費豈非以顓
臾為憂耶不知貪遠利而忽近防上下離心亂將作
矣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可不
醒哉按是時四分魯國季氏之不臣甚矣故孔子責

由求之長惡反覆篤切如此其所以正君臣之分而杜僭竊之萌者嚴矣哉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葢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此一章書乃統論天下之勢而見大權宜歸於一也

孔子曰天下之治亂視乎天下之大權權在上則治

權在下則亂蓋不輿也我思天下有道之時世際昌明體統不紊君主治於上臣奉行於下故禮樂以教天下征伐以威天下皆操於朝廷自天子出焉雖諸侯不得僭也若夫天下無道乃時當昏暗名分不明政柄皆移於下而威福不由乎上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焉雖天子莫能主也夫禮樂征伐而自諸侯出則於理逆矣大抵不過十世少有不失其柄者蓋諸侯既可以僭天子則大夫亦可以僭諸侯勢必起而

奪之而權在大夫矣至自大夫出則逆理甚矣大約不越五世鮮有不失其柄者盖大夫既可以效諸侯則陪臣亦可以效大夫勢必起而奪之而權在陪臣矣夫禮樂征伐乃天子之命也迨自諸侯與大夫出則竟成侯國之命矣至是而陪臣執之其逆理愈甚不過三世鮮有不失其柄者盖奸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勢必為他人所奪而權又不在陪臣矣總之天下無道則僭亂紛起權勢不歸於一耳若天下有道

則乾綱獨攬凡政之行於天下者皆出自天子彼諸侯且不得與寧有下而在大夫者乎然大權在上非徒以勢服人也蓋天下有道則朝政清明張弛各當在大小臣工固無弗遵守成憲即彼庶人亦惟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無有從而非議之者議且不敢僭亂者又何自而起乎蓋人主大權不可以一日不尊名分不可以一日不正積漸陵夷太阿倒置為患何可勝言故當時君弱臣强下陵上替孔子目擊

時事遂穆然思有道之思雖以致慨亦以致望也後世若漢之閹宦唐之藩鎮宋之權奸明之婦寺皆始於人主優柔姑息遂養成積重難返之勢乾綱解紐國祚隨之良可為之浩嘆大易之指謂君德貴剛噫剛之時義大矣哉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此一章書是專論魯事以見大夫專政五世希不失

之意孔子曰從来盛衰之理相為倚伏故國賦不可以久侵而國柄亦不可以久竊以下陵上終非長久之道也如我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而立宣公於時三家始盛國之賦稅皆不入公室而入於私家歷成襄昭定凡五世矣當公室既衰政遂下逮於大夫自季武子專政以来歷悼平桓又四世矣夫彼擁賦稅操政權豈不以為世世可以安享乃及今觀之陽貨已執桓子而公山弗擾又以費畔可見僭竊之事

斷無不敗之理宜乎三桓之子孫微弱而不振也所謂自大夫出而五世希不失者不信然哉蓋孔子雖論魯事亦以見權臣之僭亂終歸無益後世亂臣賊子敗不旋踵前後一轍然則聖人之言誠萬世之龜鑑哉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此一章書見取友之當慎也孔子曰人之成德雖存

於已而亦資於人故友道不可不重也然友之而益我者有三友之而損我者亦有三所謂益我者一曰直乃言語直切不事回護者於此友之則可以攻吾之過而遷於善一曰諒乃誠實無偽表裏如一者於此友之則可以消吾之偽而進於誠一曰多聞乃博聞廣覽多學多識者於此友之則可以廣吾之知識而進於明凡此皆益於我者也知其益我則當於三者而兼收之矣所謂損者一曰便辟乃習熟儀節全

無直切者於此友之則不得聞過而習於浮蕩一曰善柔乃工於悅媚畧無誠實者於此友之則與之褻狎而流於虛偽一曰便佞乃口實捷給而中鮮知識者於此友之則知識日昏而流於寡陋凡此皆損我者也知其損我則當悉去此三者矣蓋人無貴賤皆須友以成其德惟詳審而慎擇之斯可以有益而無損況人主前後左右輔弼疑丞皆有規勸匡繩交脩一德之任是烏可不慎選其人也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此一章書言人之好尚宜端也孔子曰凡人意之所好則為樂然樂不同而損益亦異蓋益者有三而損者亦有三焉所謂益者一是好在禮樂於制度聲容樂為節制而合乎中和之則一是好在人善於嘉言懿行樂於稱道而致其景仰之誠一是好在賢友於直諒多聞樂於衆多而廣其進脩之助夫樂節禮樂

則身心胥進於中和樂道人善則善量無間於人已樂多賢友則隨在皆切於觀型若此者豈非有益於我者乎故曰益矣所謂損者一是好在驕樂而恣情縱欲侈蕩忘返一是好在佚遊而偷安流蕩怠棄自安一是好在宴樂而宴飲嬉戲流連無度夫樂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流於狂放樂佚遊則昏惰而惡聞善入於怠荒樂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習於汙下若此者豈非有損於我者乎故曰損矣夫人有好樂而

損益分甚矣樂之不可不慎也惟時時省察閑邪存誠則所樂自皆天理之正而無人欲之私斯可以有益而無損然心之存放只爭幾微之介而後遂有霄壤之分故存遏之功不可以不加密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以時然後言也孔子曰人之立言貴於當可語默應對務因乎時凡卑幼侍立於

尊長之前其過有三不可不知也當君子之言問未及於我此非可言之時也而乃率爾便言則謂之躁妄是一失也如言問已及於我此正可言之時也乃緘默不言則謂之深隱是二失也至若時雖可言又須觀其顏色察其意向然後應對不差乃不候君子之顏色而任意肆言則與無目之人何異謂之瞽是三失也蓋躁者先時隱者後時瞽者不知所謂時皆由涵養未到所以語默皆愆學者必須講求於平日

審察於臨時庶合乎時中之妙而動無不宜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以理御氣之功也孔子曰君子一生無所不致其戒謹而其加意防閑者有三人方年少之時血氣未定易動於欲所當戒者在於女色蓋好色乃迷心之鴆毒伐性之斧斤此而不謹或以

敗德或以傷生故君子當此不敢有縱欲亂性之事此一戒也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易動於氣所當戒者在於爭鬬蓋好剛使氣無非一朝之忿匹夫之勇此而不謹或以釀禍或以輕生君子當此不敢有好勇鬬狠之失此二戒也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易生貪心所當戒者在於苟得蓋取予辭受自有禮義以為之防廉恥以為之制此而不謹或以喪守或以取怨故君子當此不敢有晚節不終之事此三戒也此三者

自少至老皆所當戒聖人各指其最甚者以示人當隨時致警去其嗜欲養以理義不使血氣之變得以勝其志氣之常常者為主而變者恒聽命焉所以心無日而不惕德與年而俱進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小人敬肆之不同也孔子曰君子檢心脩己觀乎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其所畏

有三天以仁義禮智之性賦畀於人是謂天命若不
能戒慎恐懼則性體有虧是曰褻天君子靜存動察
不敢一念稍弛日用之間常如上帝鑒臨者然此其
所畏者一至若大人正體備天命之理而行為世法
者也君子惟恐有悖於大人即有悖於天命故尊崇
其德位不敢少有怠慢之意此其所畏者二至若聖
人之言正闡揚天命之理而言為世則者也君子惟
恐有違於聖言即有違於天命故佩服其謨訓不敢

少有違背之失此其所畏者三君子之三畏其切於脩身誠己如此者皆由識得天命流行無在不有故小心敬慎無時不然耳若小人智識昏迷不知天命之所存視以為虚渺而莫之畏也惟其不畏天命故於德位之大人本當尊敬也而反褻狎之於典謨之聖言本當信從也而反侮慢之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一念敬肆之間而已盖帝王之學莫要於主敬主敬之功莫先於致知故知天者自能敬天敬天者

自能見天人之一理幽明之無間而無之敢忽焉此受天命者不可不知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此一章書是勉人學問以變化氣質也孔子曰人之氣質各不相同槩而言之畧有四等有氣禀清明天資純粹不待學問自能知此義理是為生而知之者此等之人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之聖人乃品之

最上者也然天下上智能有幾人亦有生來未能便知必待講求習學而後能通曉義理是為學而知之者此等之人雖得於天者清明純粹之中不無少有渣滓然其間易達其疑易通一經學問即生知之次也亦有資禀愚鈍濁多清少駁多粹少卻能困心衡慮發憤向學是為困而學之此等之人人一己百人十己千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又生知之次也若資質既錮蔽而不通又自安於蒙昧而不覺則甘於自棄

是為困而不學如此之民斯為下矣使其能學又安在不可進於知哉可見賦質雖有高下之分成功終無彼此之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學之為益大矣哉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思誠之學也孔子曰凡人持己接物各有當然之則使未能從容中道不可不隨時

隨處而各致其思也君子兢兢業業存天理遏人欲其思大要有九如目之於視則思視遠惟明不為物蔽於外而視誠矣耳之於聽則思聽德惟聰不為物壅於内而聽誠矣顔色則思溫和暴厲之色不見於面而色誠矣容貌則思恭謹惰慢之氣不設於身而貌誠矣發言則思忠實而無一念之或欺行事則思敬慎而無一毫之或茍而言與行誠矣心中有疑則思問於師友以解其惑與人忿爭則思難及身親而

懲其怒至於臨財之際又必思其義之當得與否如義所不當得斷不苟取而無不誠矣君子各致其思如此此九者皆存心治身之要君子養之於未發之先持之於方發之際其存之也精故其應之也當其慮之也密故其處之也周要不外一心之用而已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此一章書是見人品不以潔已為高而以經世為大也孔子曰成已成物原儒者體用合一之學吾豈不欲盡得若人與之相遇哉然正未可一槩論也如見有善事則欣慕之如有所追而不及真知可好而好之極其誠如此見有不善則痛絶之如以手探熱湯真知可惡而惡之極其誠又如此此等篤信自脩之人吾見今有此人矣吾聞古有此語矣至若士方困窮未遇隱居伏處之時則立志卓然不茍凡致君澤

民之事一一預為講求而備其道於一身及其遭逢知遇出仕行義之日則取平日經綸位育之懷一一見之設施而達其道於天下此等出處合宜體用全備之人吾但聞古有此語矣未見當世有此人也雖欲聞見之相符豈可得哉蓋脩齊治平理本一貫用舍行藏道有兼該聖人原欲以獨善其身者兼善天下不徒以避世為賢而以濟世為貴故有懷夫三代之英而慨然長思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此一章書是言尚德而不尚富也孔子嘗言人之足以享大名垂後世者視其生平自立何如耳至於富貴貧賤初無與也昔者齊景公以諸侯之貴畜馬至千駟之多富貴極矣然功業不著於時德澤不加於衆身死之日民無可稱之德焉其易忘之速如此伯夷叔齊僅商之遺老而以武王伐紂為非義恥食周

粟至餓死首陽山下貧困極矣然而風節著於當時名聞施於後世民到於今猶稱述不衰其思慕之久如此可見無善可稱身没而名隨滅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小雅我行其野之詩有云人之所稱誠不以其財之富而祇以其行事之異其即景公夷齊之謂與由孔子之言推之布衣韋帶之士克自樹立其道德行誼猶足傳諸無窮聲施不朽若居帝王之位兼聖賢之德

光前烈而裕後昆其鴻名休譽有不垂諸天下萬世者哉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大道為公之心也陳亢受學有

年未識聖人立教之公安以私意窺度聖人疑必陰厚其子一日問於伯魚曰最親莫如父子最近莫如家庭子亦嘗有獨得夫子之教而異於羣弟子之所聞者乎伯魚對曰我未嘗有所異聞也夫子嘗一日閒居獨立鯉趨走而過庭此正可以有聞之時也夫子但問曰曾學詩否乎鯉以實對曰未曾學也夫子因教之曰詩本人情該物理學之者事理通達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無躁急之失必然長於言語若不

學詩欲言語應對之皆善不可得也鯉於是受教退而學詩凡風雅三頌因而究其旨矣他日夫子又嘗閑居獨立鯉復趨走而過於庭前此未授此日可以聞之矣夫子但問曰曾學禮否予鯉以實對曰未曾學也夫子因教之曰禮有三千三百之儀恭儉莊敬之體學之者品節詳明義精而不惑德性堅定守固而不揺必卓然有以自立若不學禮欲規矩凖繩之悉合不可得也鯉於是受教退而學禮凡禮儀威儀

因而習其事矣當獨立之時聞於夫子不過如此而已亦何嘗有異聞哉陳亢聞之退而喜曰吾問伯魚者一耳而所得有三聞學詩之可以言一也聞學禮之可以立二也又聞君子之教推其子而遠之全無偏私之意三也不亦深可幸哉要之聖人固不私其子亦何嘗遠其子當其可而教之教子與教門人一耳詩禮雅言教子如此教門人如此教天下後世亦不過如此此聖人之教所以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

行地與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此一章書是定名正分之意也孔子嘗引古禮曰夫婦為人倫之始閨門乃萬化之原況邦君之妻内有理陰助陽之責外有母儀四國之尊其稱謂之際非可茍也故邦君稱之曰夫人言其與己敵體也夫人

自稱於君前曰小童此謙言年幼無知不敢與君敵體之意而國中之人不敢輕也稱之曰君夫人言其相君以主內治者也稱之於鄰國曰寡小君此謙言寡德忝為小君以治內之意而鄰國之人不敢輕也稱之亦曰君夫人以其為一國之主母尊稱之詞與本國同也夫以邦君之妻一稱謂之間而有定分如此然則名實之際可不謹哉盖詩始關雎禮本婚姻福之興莫不由乎室家治之隆莫不原於閨內妃匹

之名正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

王教之端故孔子及之

日講論語解義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一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曹光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儲夏書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一

論語下之四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此一章書見聖人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也陽貨嘗因季桓子而專國政因孔子為魯國人望欲其來見已孔子以貨亂臣義不往見貨遂托大夫賜士之禮瞰孔子之亡而歸以蒸豚欲致孔子往拜而見之也孔子亦時貨之亡也而往拜之是恐墮小人之計而處之以權仍遂其不見之初心耳不意與貨相遇於塗中貨乃迎而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道德治世之寶也懷寶者必當宏濟時艱措置國家於有道苟懷

藏其寶而不用坐視國之迷亂可謂之仁乎孔子曰仁者心存救世使懷寶迷邦不可謂仁也貨又曰時者有為之資也有為者必當乘時而出始能展布其措施之畧茍平日好從事濟世之事而數失事機之會可謂之智乎孔子曰智者審乎事機使從事失時不可謂智也貨又曰往而不返者日月之逝不可復追來而日積者年歲之增不復為我少留及今不仕更待何時孔子應之曰諾君子未嘗不欲仕吾將出而

仕矣貨自為有心之譏孔子自為無心之答其不激不隨如此葢聖人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始也據理以待之繼也據理以答之雖倨傲狡黠機警百出而終無所施其姦是貨雖見孔子猶之乎未見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教人以復性也孔子曰人之善惡相懸不知實由於習而往往歸咎於性無怪乎言性之紛紛也葢有生之初雖氣有清濁質有厚薄之不

同然同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其清而厚者固可以為善即有濁而薄者未必純乎為惡善惡分數相去原不太遠盖相近也及乎德性以情欲而遷氣質以漸染而變習為善者日進乎高明習為惡者愈流於污下於是賢不肖之相去或相什伯或相千萬非性之咎習使然也人之善惡係乎習而不係乎性如此則克其氣稟之偏以復其天命之本非學問不為功矣夫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其辭雖若各異其

意乃實相成孟子之言性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本然之性也孔子之言性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氣質之性也知有本然之性則盡性至命者當無異道矣知有氣質之性則盡人合天者當無異教矣宋儒程子氣質之說蓋深得孔子性習之意且可發明孟氏性善之說有功於斯道不小不然幾何不惑於告子荀卿楊雄輩之紛紛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一章書亦教人變化氣質之意也孔子曰人之氣質固相近矣然就其中有一等氣極其清質極其粹而為上智者有一等氣極其濁質極其駁而為下愚者上智之人雖與不善人居自不肯為惡然唯上智為然耳人不皆上智未有習於惡而不移於惡者也下愚之人雖與善人居自不肯為善然唯下愚為然耳人不皆下愚未有習於善而不移於善者也可見天下之人習而不移者少為習所移者多美惡固非

一定而轉移之權誠在乎習不得諉夫性也傳曰習與性成又曰習成自然然則習顧可不慎哉古之人主每致誠於狎習而加嚴於近習也職是故矣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此一章書是言為治者當以道化民也子游為武城

宰孔子觀風問俗至於其邑聞絃歌之聲遍於下里其以禮樂為教可知矣夫上有善治則下有善俗孔子一生不得行其道於天下子游一旦得行其道於武城故孔子聞之不覺喜見顔色遂莞爾而笑曰小邑而治以禮樂之大道猶割雞而用牛刀也割雞之小焉用此牛刀之大為子游對曰偃之治武城蓋尊所聞行所知耳昔者偃也嘗聞諸夫子曰在上之君子而學道則豈弟之心油然自生而推以愛人在下

之小人而學道則尊卑之分肅然知敬而易於驅使是禮樂詩書所以養其中和之德而化其乖戾之氣在上在下為大為小斯須不可或離今武城雖小亦有君子小人焉安敢不以大道治之乎孔子遂呼門弟子而告之曰二三子言偃之言誠為當理我前焉用割雞之言特戲之以觀其自信何如耳豈真為邑小而不必以大道治之哉蓋孔子之心無非欲以道化天下故喜子游之以道治武城又堅二三子之信

而望其共尊所聞共行所知以登斯世於上理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此一章書是見孔子有振魯與周之意也公山弗擾是魯大夫季氏家臣曾與陽貨共執季桓子遂據費邑以叛因使人召孔子孔子憤公室之不振思欲墮費久矣今幸其家臣內叛釁起私門撥亂反正在此

一舉欲往之心是亦振魯興周之機會也子路不達孔子之意艴然不悦曰道既不行無所往也斯可已矣何必又往應公山氏之召也孔子曉之曰公山弗擾特來召我豈徒然哉必將有以用我也當今之時如有用我而委以國政必將正名分討僣竊使文武周公之道燦然復興而後愉快乎奈何末之而遂已也孔子表其用世之志如此盖公山弗擾之叛叛季氏也非叛魯也孔子之欲往為魯也非為公山弗擾

也使孔子得行其志必以政在大夫者還於諸侯政在諸侯者歸於天子聖人轉移之妙用有非子路所能窺者故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不忘世亦不貶道非聖人其孰能之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此一章書是言為仁之實功也子張問仁道於孔子

孔子曰仁者心之理心存則理得不可有一刻間斷一毫虧鈌必於五者推行運用無適不然而至於天下之大則其心公平其理周徧内外合一體用全備而為仁矣子張請問五者之目孔子告之曰心不慢而恭心不徧而寛心不偽而信心不怠而敏心不刻而惠凡此皆理之所在特患不能行耳誠能恭以持已則有可畏之威人自不敢侮慢矣寛以待物則有容人之量人自然心悦誠服矣一於誠信則人皆倚

賴於我而不我疑矣勤敏作事則無因循茍且之病而事無不濟矣恩澤及人則人之蒙我惠者皆有感戴之心而無不樂為我用矣信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仁豈外是哉盖仁人心也理具於心本非寂滅無刻不與天下相應接無處不與天下相感通必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而後心存理得體全用備自然邦家無怨天下歸仁盖由其心體周流所以物我無間神聖之理該而帝王之道備矣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明其用世之意也佛肸是晉大夫趙簡子之家臣為中牟宰時簡子與范中行相攻佛肸因據中年以叛一日佛肸使人來召孔子孔子欲往蓋亦猶應公山弗擾之意也子路不達而阻之

曰昔者由聞夫子有言凡人有悖理亂常親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其黨恐其浼巳也今佛肸據中牟以畔而夫子乃欲往應其召何自背於昔日之言乎孔子曰汝謂身為不善君子不入此言誠然我曾有此言也然人固有可浼者有不可浼者譬之於物有至堅厚者雖磨之不能使損而為薄有至絜白者雖染之不能使變而為黒我之志操堅白彼雖不善焉能浼我哉且君子之學貴適於用我豈若匏瓜然徒然

懸繫而不見食於人則亦棄物而已何益於世哉葢聖人道大德宏能化物而不為物所化若使堅白不足而自試於磨涅則已且不免於辱何能轉移一世君子處世審已而動可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子路好學以成其德也孔子呼子路而告之曰凡人意所趨向有一善行即有蔽於一偏之處由也女曾聞六言之美而其中有六蔽矣乎是時子路方侍坐因起而對曰六言中有六蔽由未之聞也孔子曰女復坐而居吾當一一告女蓋天下事莫不有至當不易之理人必孜孜好學以窮究乎理然後所行無弊而德可成如仁主於愛固美德也然徒慕愛人為美而不好學以明仁之理則心為

愛所蔽將必有從井救人之事而人已俱喪矣豈不為愚智主於知亦美德也然徒慕多智為美而不好學以明知之理則心為知所蔽將必入於異學之流而放誕無歸矣豈不為蕩言而有信亦美德也然徒慕信實為美而不好學以明信之理則心為信所蔽將執已之信而於人之利害有所不恤矣豈不為賊直而無隱亦美德也然徒慕直道為美而不好學以明直之理則心為直所蔽將攻發人之陰私而急切

無所容矣豈不為絞遇事勇敢亦美德也然徒慕勇敢為美而不好學以明勇之理則心為勇所蔽將逞其血氣之强而肆行無忌矣豈不為亂剛强不屈亦美德也然徒慕剛强為美而不好學以明剛之理則心為剛所蔽將多所輕躁而無沉静之度矣豈不為狂盖仁智信直勇剛六言雖美而不從事於學遂有愚蕩賊絞亂狂之蔽將美者亦變而為惡矣此可見學問之功必不可已古帝王所以不恃其絶世之資

而必勤勤念典以求合於中正之道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此一章書見詩之為益甚倫人不可以不學也孔子告門弟子曰自子删詩以來詩教之尊尚矣爾小子何不於詩學之乎盖詩之中善惡具陳善者可以為勸惡者可以為懲吾心感發之機於此有勃然不能自已者故可以興詩之中美刺並列美者可以考其

得刺者可以考其失吾身行事之實於此有惕然感動者故可以觀其叙述情好每於和樂之中寓莊敬之節故可以處羣而不至於流其發舒悲憤猶於責望之中存忠厚之意故可以處怨而不傷於激至於近而家庭則事父之道備焉所以教人孝者至矣遠而朝廷則事君之道備焉所以教人忠者至矣且其間因物起興比類托情或指鳥獸或指草木稱名不一無不具載於中可以供我所識者多矣詩之有益

於人如此誠能學之則性情於是得正焉倫紀於是得脩焉聞見於是得廣焉爾小子可不學乎哉蓋溫柔敦厚詩教也古者太史採風上自郊廟下及里巷政事之得失性情之邪正風化之美惡習俗之貞淫皆於此覘之非若後世比詞屬句鬬靡誇多侈揚乎風雲月露之識徒以娛耳目而蕩心志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伯魚重脩齊以端化源也孔子呼伯魚而告之曰女嘗學夫周南召南之詩矣乎盖周南自關雎以下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行於南國者也召南自鵲巢以下言南國諸侯夫人與大夫之妻皆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其德也是兩篇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於人倫日用最為切要學者不但誦說必身體力行之方為有益人若不學周南召南則無以正性情篤倫理身且不知脩家且不知齊矣又

安望其推而逺之以移易風俗哉譬如面墻而立寸步之外尚不可行無論其逺已洵乎二南不可以不學也况人君為萬邦之儀型未有不脩身齊家而可以治國平天下者則二南之當習又不獨學者為然矣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此一章書是欲人深思禮樂之本也孔子曰先王制禮未有不用玉帛者然必先有恭敬之意存於中而

後假玉帛以將之非特虛文而已然則所謂禮云禮云者豈徒玉帛云乎哉先王制樂未有不用鐘鼓者然必先有和樂之意藴於心而後假鐘鼓以宣之非特虛器而已然則所謂樂云樂云者豈徒鐘鼓云乎哉蓋禮以敬為本使不得所為敬雖玉帛交錯而禮之本失矣樂以和為本使不得所為和雖鐘鼓鏗鏘而樂之本失矣中者無體之禮和者無聲之樂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百年而後興者亦斯

須不可去然則有制作之任者何可不亟求其原而考究其實哉

子曰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此一章書是孔子為飾貌者警也孔子曰有一等人觀其外貌嚴厲似有作為之人而内實柔弱全無執持此其色可令人見而心不可令人知譬諸小人中如竊盜穿壁踰墻取人財物而外飾良善之狀惟恐人知真可耻之甚也凡外陽而内陰外健而内順者

皆穿窬類也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而吮癰舐痔無所不為昏夜乞哀白日驕人孔子所謂難事而易悅者其斯人之徒與若夫外貌和易近人不以色待物而其中則有確乎其不可奪者非君子其孰能之然則君子小人可望而知亦自不難辨也如呂公著生平無疾言厲色而大節所在則萬夫莫當其勇司馬光諸事可對人說開誠布公畧無城府其正毅之操忠直之氣可以貫日月而格鬼神彼小

人傀儡面孔魑魅肺肝視此何啻天壤哉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嚴亂德之防也孔子曰德之患莫甚於似是而非鄉人之中有以愿稱者貌為忠信廉潔以取悅於世人遂信之稱其為善若此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非德之害而何蓋德者人心中正之理自有其真今鄉愿外貌塗飾與世逢迎人以為德在是而終不知正理所在以此惑人心壞風俗深可惡

也鄉愿似近於德而其實相遠狂狷似遠於德而其實相近聖賢取狂狷而惡鄉愿有以也夫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此一章書是見人當蓄德也孔子曰凡人聞一善言必存之於心體之於身方有實得而德為我蓄若有所聞不能體驗力行徒事侈口談論此入耳出口之學譬在道路偶有所聞即於塗間與人論說雖善言日聞何能有諸已哉是自棄其德也蓋學問之道以

默識為功以主靜為要心存則氣靜氣靜斯言寡然則謹言為蓄德之方而存心又謹言之本與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嚴鄙夫之戒以立臣道之防也孔子曰為人臣者必忘身盡忠而後可以事君有一等鄙夫不知道義不顧名節是可使之立朝而與同事君也與哉葢鄙夫之心止知有勢位利禄而已當禄

位未得則百計營求皇皇然惟以不得為患及祿位既得則又多方為持祿戀位之計惟恐失之夫至有患失之心則凡阿意求容行私罔上者將何事不可為乎小則為卑污之行大則陷悖逆之惡皆生於此患失之一念而已以此人事君其害可勝言哉蓋鄙夫但知富貴不顧名節但知身家不顧君父一念貪位竊祿之私擴而充之至於禽獸之不若者可見人臣事君當以此為戒而人君用人之際亦不可以不

加察倘鄙夫在前急宜去之以清有位勵廉耻其有關於社稷蒼生之計人心世道之防匪淺鮮也自古以來鄙夫不可枚舉即如唐之李林甫宋之秦檜元之王文統明之嚴嵩嫉賢誤國無所不至而皆始於自私自利之一念遂成騎虎難下之勢是可不為之鑒哉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

之愚也詐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即氣質以驗風俗之薄也孔子曰人之氣禀不皆中和往往有出於偏駁者即如身有疾病者然亦謂之疾然古之時風氣淳厚其間雖有過中失正之人要皆質任自然本真猶未失也今則習俗之染日趨於甚即此三疾或亦無之矣蓋人有志願太高者是狂之疾然古之狂也不過濶畧自處不拘小節肆焉而已乃今之狂則恣情自放并踰大閑而

流於蕩矣人有持守過嚴者是矜之疾然古之矜也不過崖岸峻絶示人難親廉焉而已乃今之矜則任意使氣輒與人忤而流於忿戾矣人有資識不足者是愚之疾然古之愚也不過徑情自遂率其本來直焉而已乃今之愚則挾私妄作反用機巧而流於詐矣夫狂而肆矜而廉愚而直雖氣質之偏若加以學問其疾痛猶可砭治至於肆變而蕩廉變而忿戾直變而詐則本真盡喪并其質之偏而失之譬之沉痾

已入膏肓雖扁盧亦無所用之矣人可不思勉強學問以變化氣質乎哉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此一章書是嚴邪正之防也孔子曰天下之理有邪有正而邪每足以勝正如色以朱為正自紫色一出其冶艶足以眩目而朱反為所奪是故惡紫以其能奪朱也樂以雅為正自鄭聲一出其淫哇足以悅耳

而雅樂反為所亂是故惡鄭聲以其能亂雅樂也至若事理之是非人才之賢否本有定論乃有一種利口之人變亂是非顛倒賢否便佞足以惑聽人主不察而誤信之必至舉動乖方用舍倒置而邦家之傾覆不難矣是則尤可惡之甚者也孔子此言其意專惡利口借紫與鄭聲為喻耳盖讒佞之徒日習於側則君子退小人進國事不可為矣自古皆然關係非細人君不可以不審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此一章書是見學貴心悟也孔子示弟子曰道以有言而傳亦以多言而晦予自今以後將欲無言矣聖門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疑而問曰夫子之道至大門弟子得以傳述者賴有言也今夫子若不言則小子更何所傳而述之乎孔子曉之曰予之無言非有所秘而不言也亦以天下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

試觀夫天高高在上何嘗有言哉但見運爲四時則春夏秋冬往來遞禪而未嘗或息也發爲百物則飛潛動植蕃育日盛而未有或止也是天雖不言而所以行所以生皆有默爲之宰者天又何俟於言哉盖聖人一動一靜莫非至理之發見就如時行物生莫非天道之流行何待言而始明學者但當隨處體認自能領悟於言外若徒以言語求之則雖至理當前而終不能察故孔子發爲無言之論欲學者實求諸

心得躬行之際而無徒騖於口耳誦述之末也不善求之或舍其中正之理棲心於虛無幻杳之域以為無言之妙在是也則又謬以萬里矣故學者不可不慎思焉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此一章書見聖人不屑之教誨也昔魯人有孺悲者一日來求見孔子孔子不與相見托言有疾以辭之

想其時必有得罪處也然猶恐其未悟乃俟傳命者出戶遂取瑟鼓之而歌使孺悲聞而知其非疾焉夫始以疾辭既絶之矣而又使之知其非疾則警之也苟孺悲自反所以見拒之由而能改其過則聖人之所以教之者實深矣聖人之教思無窮於此可見一端云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

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此一章書見短喪之甚不可也宰我問於孔子曰古制人子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以予觀之即短為一年亦已久矣不可變通其制乎蓋禮樂斯須不可去

身者也乃君子之居喪三年不習禮則儀節多疎而禮必壞矣三年不習樂則音律皆廢而樂必崩矣且以期年言之穀之舊者既盡新者又登而物候變矣鑽木之燧以取火者閱歴四時四改其火而氣候變矣則期年之久亦足盡人子之情而喪至此可以止矣孔子因詰之曰三年之喪食必疏食衣必衰麻今女欲改為期年則期年之後即食夫稻衣夫錦於女之心安乎宰我不察而直應曰安孔子遂責之曰凡

人有所不為止為心有不安女既安於食稻衣錦則任女為之矣夫君子之居喪也其哀痛之情最為廹切雖食美味而不以為甘聞美音而不以為樂至寢苫枕塊身之居處不能即安惟其心有不忍故不為食稻衣錦之事也今女既以為安則期年之喪又何不可為乎宰我既出孔子恐其真以為可安而行之又為探其本以斥之而使之聞之曰人子之愛其親固自天性何予愛親之薄而不仁也夫父母之喪所

以必三年者正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抱故喪亦以三年為期以稍盡報親之情耳自天子達於庶人皆有父母之恩皆當有三年之服乃天下通行者也予亦人子也寧獨無三年懷抱之恩於其父母乎而乃欲短為期年何其心之忍也夫論父母罔極之恩雖三年之喪猶未能遽盡其情何況期年宰我亦甚昧其本心之良矣故孔子責之并以教天下萬世也以此立教後世尚有以日易月如漢之文景

者悲夫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此一章書是示人當收放心也孔子曰凡人生各有當為之事則各有當用之心若終日之間惟知飽食悠游曠廢一無所用其心則神志昏惰百事俱廢欲以進德而成人豈不難哉不有博與奕者乎葢局戲為博圍碁為奕為此事者雖非得其正然其心亦有

所用猶勝於悠悠度日一無所用者也夫孔子非教人博弈特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況乎人君一心關係四海之大萬民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其兢兢業業有不容稍假者尤當深省於斯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此一章書是教人以理制氣之學也昔子路好勇問於孔子曰天下事惟勇足以任之君子為人亦尚勇

乎孔子教之曰君子之人惟義為上而已葢義者制事之宜立身之宰君子於義所當為則奮迅直前毫無退避知有義不知有勇也若有位之君子徒知有勇而無義以制之則妄逞其勢以逆理犯分而為亂若無位之小人徒知有勇而無義以制之則自恃其力以肆欲妄行而為盜徒勇之害如此故君子不上也此可見凡人作事惟凖乎天理之宜自反而縮則可以常伸萬物之上此乃勇之大者若夫血氣用事

乃匹夫之徒勇非聖賢之大勇也孔子曰勇者不懼又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其此意也夫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用惡以維世之意也子貢為世風民俗起見而問曰君子心氣和平與人接物聲色

不形然亦有所惡者乎孔子曰好善惡惡人心之公君子豈無所惡如人之有惡自當容隱有專喜稱人之過惡而揚之者惡其心之不仁上下之間自有定分有身居汚下而謗訕尊長者惡其心之不敬好剛使氣當節之以禮文徒勇者惡其心暴無禮必至犯上作亂矣臨事果敢當加之以學問窒塞者惡其執迷任性未免率意妄為矣此人心之公也故君子惡之因問子貢曰賜也汝亦有惡乎子貢對曰明覺自

然者知也若無照物之識專務伺察動靜以為能則惡其托於知見義必為者勇也若無無人之氣悻然傲世淩物以為強則惡其托於勇順理無私者直也若無正大之心專好攻訐陰私而不諱則惡其托於直賜之所惡如此由此以觀孔子惡心體之不明者恐其非理而妄作也子貢惡心術之不正者恐其以似而害真也聖賢以忠厚長者之道望天下其意豈有歧哉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此一章書見畜臣妾者當御之有道也孔子曰從來御人之法貴乎寬嚴互濟而寬嚴之用又在因人而施若寬以待之而不見恩嚴以待之而易叢怨者其唯女子與小人乎蓋女子小人最易狎昵以其情可親也亦最難畜養以其心不測也故親近之則狎恩恃愛全無恭孫之禮如疎遠之則失其所望便生怨恨之心此其所以為難養也果能莊以涖之則有以

消其狎習之念而侮慢之端以息恩以結之則有以彌其觖望之心而僭越之事不生又何難養之足慮乎古來英君誼辟明足以决幾敏足以斷事至於左右暬御之閒往往處之不當易於僨事葢女子每藉小人以攬外權小人必藉女子以希內寵人主防閑不密多以無意而中之稽之前代如客魏之類為患甚烈有國家者其可不審察於幾微之際乎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此一章書是勉人及時進脩也孔子曰吾人勵志躬行須在乘時建業葢日月易邁神志易衰若少壯未能加勉便貽老大之悲人年至四十正道明德立之時也前此年富力强何難勇於精進有善者可益進於善有過者可幾於無過若至此時猶有過惡見惡於人則是善之未遷者終於不遷過之未改者終於不改矣豈不可惜哉葢日月易邁時不再來學者當時時自警以日新其德孔子此言正如清夜晨鐘令

人發深省也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此一章書是孔子原情之論也微子是紂庶兄箕子比干是紂諸父當時紂惡不悛其國將危臣下雖有進諫之忠君上絶無納諫之美故微子隨事箴規然諫而不聽則引身而去之箕子矢心報主逢紂之怒

囚繫為奴因佯狂而受辱比干直言極諫不憚批鱗遂至剖心而死三人或去或奴或死各就一已分量隨地自盡審度一時事勢盡力而行均之無愧於心者矣孔子從而斷之曰殷有三仁焉夫論人者當畧迹而原其心評古者又考時而哀其志三人之行雖有不同而其救過圖存出於忠愛之誠則一也蓋去以存祀非忘君也奴以俟時非懼禍也死以悟主非沽名也三子之心可以無愧得孔子一言之斷而臣

節益昭然於天下後世矣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此一章書見守道不違之意也柳下惠魯國之賢人士師掌刑獄之官昔柳下惠為魯之士師三被退黜而不去或諷之曰吾人抱道匡時合則留不合則去子屢擯若此尚未可他去以行其志乎柳下惠曰立身行已以道自持若操不避黜之念則吾道常伸有

一避黜之心則吾道必屈我之所以被黜者只是直道而行不肯自屈耳近日人情大抵喜枉而惡直我但守直道事人到處落落難容安往而不三黜苟能阿意順從枉道而事自然到處和同又何必去父母之邦以求合乎然吾道必不可枉宗國必不可去惟有持公秉正自矢靡他其黜與否則聽之人而已於道何損益哉可見世衰則羣邪得志世治則衆正彈冠今古一轍柳下惠寧守道而不從時可謂和而介

者矣誠可以為後世人臣法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此一章書見聖人以道自重也當時列國禮賢虛文日勝孔子志期行道難以虛拘一日適齊景公素知孔子之賢思有以尊禮之因與臣下議曰國家待賢之禮要在豐約得宜如魯君之待季氏禮極其隆我則有所不能魯君之待孟氏於禮過簡我又以為不

可今斟酌於可否之間審度於豐約之際當於季孟二者之間待之則庶乎其可耳既而又曰孔子在齊雖宜禮接但吾年已老恐不能用而竟其施行也孔子聞之知景之不可與有為也遂去齊焉夫孔子至齊思欲移風易俗轉霸為王以殫其尊周之志乃忌之者眾嫉之者深景公已無進用之實意而徒擬議於禮節之虛文是豈孔子之心哉孔子行而齊終不復變矣豈不甚可惜耶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見幾明决之意也季桓子名斯是魯大夫魯定公時孔子曾為司寇三月而國大治齊人聞而懼之乃送女子八十人彩衣文馬舞康樂而陳於南門之外是時桓子擅權於上定公徒擁虛名因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卒受女樂是魯已中齊人之計矣溺聲色而娛耳目怠政事而慢賢才三日不復視朝使君不臨臣不會簡賢棄禮孔子雖

欲諫而無由於是遂行夫列國之君大約有好賢之名而不能用定公能用矣而又不能終孔子抱經綸匡濟之學使得時而駕信任勿疑唐虞三代之治可以復見惜乎所遇多艱莫克大展其志此誠斯道之厄而時會之不偶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此一章書見用世之難當守道以自重也接輿是楚之狂士昔周室寖衰賢人遯跡孔子周流至楚有狂士接輿者唱歌而過孔子之車前曰鳳凰為希有之瑞能審時知勢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德甚盛也今際何時猶不藏身斂翼而有高岡翔噦之思何德之衰而不自重耶然往者之日棲身塵埃不可諫止來者之日功名不遂尚可改圖及時而隱正在此時可以已矣可以已矣試觀今之從政者非惟不能建功

立業亦且危殆而不可保鳳何不自愛而甘蹈此殆乎孔子聞其歌詞知為隱君子也欲下車與言出處之大義以明不得已之心乃楚狂既絶用世之念不欲聞用世之言遂趨而避之孔子終不得與之言蓋避世之意堅故避言之意更果也然孔子周流列國不能一日忘天下之深衷夫豈忘世之徒所得而窺其意量哉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

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此一章書見聖賢救世之深仁也長沮桀溺二人皆隱者並耕於野其避世之心已見於力稼間矣孔子

經過其地不知渡口使子路問津亦是汲引共濟之意長沮問曰在輿執轡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欲以聖人之名動之也沮問曰即是魯國孔丘與子路對曰誠是也長沮曰彼遊遍天下無處不到是知津矣又問桀溺溺曰子為誰子路曰為仲由知同心濟世之人也因問曰是魯國孔丘之徒與子路對曰然桀溺曰人貴識時如今世道滔滔然日流於下不可復返若欲易亂為治將誰與轉移乎且而與其從避人

之士今日之齊明日之楚終無一遇豈若從避世之士離羣遠俗長與之辭為樂哉遂自治其田耰而不輟子路以二人之言告孔子孔子憮然嘆曰高飛遠舉遺棄世人止有鳥獸勢不可與同羣若斯人者同一氣類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豈可絶人逃世以為潔乎彼謂天下無道誰與易之我正為無道耳若使民安物阜天下有道亦願與擊壤之民共觀德化之盛豈樂於多事哉二人何不諒我也從來聖賢已

饑已渴原有憫時憂世之心若置理亂於不聞生民何所托命乎是殆與石隱者流不可同日而語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此一章書見聖賢出處之大義也昔孔子周流列國子路隨行偶失在後遇丈人以杖挑竹器而行因問曰曾見吾夫子否丈人遂責之曰人皆力耕自食子於四體則不勤勞於五穀則不分辨徒然從師遠遊何濟於世孰知為爾夫子乎遂植其杖而芸田不復更答子路默然自失拱手而立敬以動之丈人見子路改容而禮亦起敬心遂止宿於其家且殺雞為黍

而食以致酬酢之情呼其二子出見以致慇懃之誼觀丈人之為固與草野倨侮者不同矣明日子路前行追及孔子具以其事告孔子曰此賢而隱者也使子路往見之將告以出處之大道丈人已先行而不得見矣子路述孔子之意語其二子曰天地之間人倫為大五倫之内君臣為先若不仕則無君臣之義矣昨使二子出見亦知長幼之節夫長幼既不可廢何獨於君臣之大義而廢之若以隱遁為高惟知自

絜不幾亂君臣之大倫乎君子之所以仕者豈為貪圖利禄只為君令臣共昭揭於天地間以行此義耳至於道之不行非待今日我蚤已知之矣何丈人所見之不廣哉當時隱士相習成風皆明於保身而昧於行義賴有孔子以扶世教正人心為任其惓惓接引若輩也意蓁深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

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此一章書見聖人時中之用也逸民是自遂其高自行其志不為世法所拘之人可考見者有七人焉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也然七人隱遯雖同而制行各異孔子從而斷之曰立志高尚不降志以屈人持身峻潔不辱身以狥世其伯夷叔齊與是清而逸者若夫柳下惠少連遊於濁世而不

錚錚以立異雖降屈其志卑辱其身乃所言者必合乎倫理所行者必當乎人心但生不逢時於卑論儕俗中黙寓挽回之意與他人之降辱不同其可取者在此而已矣是和而逸者至於虞仲夷逸則隠居自適放浪語言未必中慮中倫然其身合於清潔其廢棄合於權宜葢與害義傷教者不同此放而逸者七人可謂志高行潔矣而我則異是世既不能離我我亦不能離世在天下或有可不可之遇而我不設一

可不可之心不過隨時制宜無有偏執此我之所以異於逸民耳可見七人自成其一節之高孔子則合乎大成之聖他日孟子清任和時之論亦此意與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此一章書記孔子正樂之功也太師是樂官之長少師是樂官之佐古之國君必作樂以侑食故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名魯自三家僭越歌雍舞佾私家盛而

公室衰音樂已廢缺矣自孔子正樂之後羣公知先君之樂不可下移於僭妄之門於是太師名摯者去而適齊掌亞飯之樂名干者去而適楚掌三飯之樂名繚者去而適蔡掌四飯之樂名缺者去而適秦雖所適之國不同而其潔身之志則一也掌鼓名方叔者入居河内掌播鼗名武者入於漢中為樂官之佐名陽者與掌擊磬名襄者入於海島雖所適之地各異而其避亂之心則一也葢伶官去而魯事日非使

非孔子正樂之功則上替下凌其何以為國乎以其人去魯而樂存殆猶愈於人在魯而樂亡也敘述之間感慨係之矣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此一章書是周公訓子以忠厚開國之道也魯公是周公之子伯禽昔伯禽受封於魯周公訓誡之曰立國之道忠厚為先而忠厚之道不過親親任賢錄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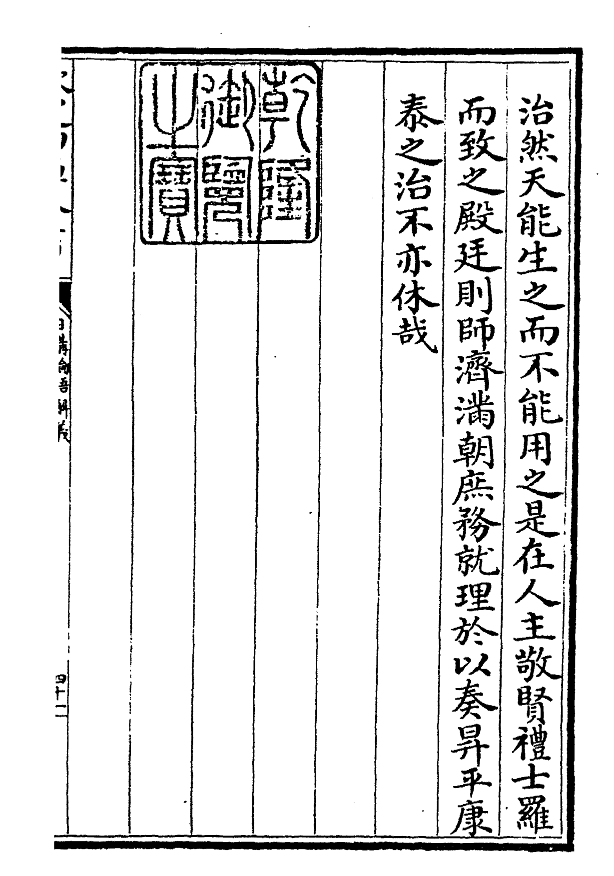
用人數者而已盖親乃國家之本恩義不篤則親親之道以乖君子於一本九族之誼肫摯周詳不使其有遺棄焉大臣為吾之股肱信任不専便生疑貳必須推心委任俾之各展其長不使大臣怨我之不信用也故舊為吾之世臣休戚與共若念舊之意衰則先世之功德俱泯必也賢者世官不賢者亦得世禄非有惡逆大故不忍輕於廢棄至於人之才具各有短長若欲求全責備則用才之途既狹亦非因材器

使之意必也量能授職使人各盡其能不可求備於一人周公之訓辭如此此數者皆忠厚之基培植國家之本其後周祚八百魯亦與周並傳享祚獨久皆德澤殷流之所致然則開國承家可不佩古訓而思永圖哉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此一章書是追思周初人才之盛而紀之也記者曰賢才之生關乎氣運周昔盛時太和之元氣既萃而

涵濡之德澤尤隆於時山川鍾秀賢哲篤生即一家之中有八士焉曰伯達明於義理曰伯适宏於度量曰仲突有禦侮之材曰仲忽有總理之能曰叔夜柔順不迫得夜之道曰叔夏剛明不屈得夏之義曰季隨才能順應曰季騧德比良驥雖以伯仲叔季為次第均之為宅俊之彥也此八士者毓於一母萃於一門而又皆有邁軼羣倫之德斯真邦家之光矣從來天開聖王有道之長必有英賢應運而起以賛襄盛



治然天能生之而不能用之是在人主敬賢禮士羅
而致之殿廷則師濟濟滿朝庶務就理於以奏昇平康
泰之治不亦休哉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一